

风卷清云尽 空天万里霜

■洪泓

秋将逝,霜降至。霜降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八个节气,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,告别最后一抹秋色。从此时到立冬,往往是北方一年之中气温下降速度最快的时段,冬季的脚步声渐行渐近。

霜降不是下霜,而是指阳气收敛,寒气来袭的意思。俗话有讲“霜降杀百草”,霜降过后,植物渐渐失去生机,大地一片萧索。霜降不是表示“降霜”,而是表示天气渐冷;冻则有霜,大地因冷冻或将会产生初霜的现象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曰:“九月中,气肃而凝,露结为霜矣。”霜降过后逐渐变冷,露水凝结成霜。“寒露不算冷,霜降变了天”,在这一时节,咱厝昼夜温差变大。

在气象学上,一般把秋季出现的第一次霜叫作“早霜”或“菊花霜”,因为此时菊花盛开,正值赏菊的好时节。菊花也是“四君子”之一,赏菊对于修养身心来说颇有益处。古有“霜打菊花开”之说,所以登高山,赏菊花,也就成为霜降这一节令的雅事。南朝梁代吴均的《续齐谐记》上有记载:“霜降之时,唯此草盛茂。”因此菊被古人视为“候时之草”,成为生命力的象征。北宋文学家苏轼有诗曰:“千树扫作一番黄,只有芙蓉独自芳。”北宋诗人叶梦得有一句诗,写霜的形成:“霜降碧天静,秋事促西风。”有霜的夜晚,必须是晴天。陆游《霜月》诗中说得更为具体:“枯草霜花白,寒窗月新影。”

霜降时节正是秋菊盛开的时候,我国很多地方在这时要举行菊花会,赏菊饮酒,以示对菊花的崇敬和爱戴。霜降是节气五行属金,脾胃为后天之本,此时平补,健脾养胃,可多食健脾养阴润燥的食物。俗话说:“霜降吃灯柿,不会流鼻涕。”民间认为霜降吃柿子,冬天就不会感冒、流鼻涕,嘴唇不会裂开,所以在咱厝还有霜降吃柿子的习俗。咱厝人认为,被霜打过的柿子是绝佳美味的水果。它好吃又不贵,御寒保暖还能补筋骨,是非常不错的霜降食品。霜降时节,天气越发寒冷,民间食俗也非常有特色,有“煲羊肉”“煲羊头”“迎霜兔肉”的食俗。俗话说吃啥补啥,医书上也有加“四珍”“八珍”的补药煲羊肉。在寒冷的天气,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进补汤,人间绝味也不过如此了。

民间谚语讲:“一年补透透,不如补霜降。”可见霜降这天的食补跟预防,有多么重要。此时养生,要配合饮食,谨防三秋。在咱厝霜降这一日要进食补品,也就是北方常说的“贴秋膘”。春天时,不知道秋天的事,秋天过了,知道了所有的事,随着最后一片落叶归根,随着最后一枚硕果收藏,一岁荣辱,到此终结。霜降人间,萧寂却纯净。霜降肃杀,我们却能迎来一段生命的成长。



霜降: 柿子的巅峰时刻

■吴奋勇

露结为霜,天色苍茫,人间至此秋色尽,“霜降三旬后,蓂馀一叶秋”。正值农历九月中,我约了五个文友,到我乡下老家踏响秋叶,寻找小山村的风物之美。我们沉醉于暮秋的山光水色,忘乎所以。山风吹来,打开我和柿子有关的三件往事。

几天前,在河滨路,邂逅多年不见的老同事谢老师。他世居的后垵,以“柿果”闻名遐迩,我向他问起“柿事”。他失望地说,光景不如前了,祖厝后山还有几棵老树,也没有人去打理。他说他小时候,到处有柿树,每到霜降前后,村里一派繁忙,采摘的时候,要用竹梯靠在树上,人才上去。或者自制的“夹杆”,站在树下夹柿子。

五年前的霜降那天,泉州的摄影爱好者来安溪采风。我带他们到一个叫光德的村落拍摄秋意。每到深秋,那里家家户户都在做柿饼,空气里飘着香甜的气味,巧妙的削皮让我们大开眼界。房前屋后,路旁屋顶,一个个圆形大簸箕或者长方形的有孔的竹席上,簇拥着“小太阳”,金光闪闪。

第三件事说我自己。在我的记忆里,我从来没有吃过成熟的柿子或者柿饼。尽管好多人说好吃,看着别人吃,我也会吞着口水,却从来不敢也不想试试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
祖母说,是我小时候,每当冬天,经常咳嗽,流鼻涕。农村人认为,霜降吃柿子,不会流鼻涕。三岁的时候,祖母特地向邻居要了一个给我吃,我很高兴,拿来张口就咬,连核仁也吃进去,大哭不止,从此敬而远之。

山风继续吹,我回到家,母亲端出一盘柿子,艳如樱桃。她说,半个月前摘了柿子,放到缸里“稳”的。闽南话“稳”的意思是,在缸里放一些稻草,柿子放置其中,加盖密封。他们争先恐后地吃了起来,满嘴甘甜,嘴角流汁,双手微红。

爱好国画的李志华更是激动不已,带着自备的工具到我家大厅的八仙桌上挥毫泼墨。他先画了一座山坡,添上几棵低矮的草木,突然一棵大树欣然而起,挂着红红的果实。母亲看到树顶画着两颗柿子,大声说:“树顶的柿子,是不能摘的,要留给鸟吃。”他听了,又添上一颗更大的,然后写上“事事如意”,我们拍手叫好!

柿子一般是在霜降前后完全成熟,皮薄、肉鲜、味美,营养价值高,有御寒、补筋骨的功效,被誉为“佑命果”。“一霜一柿意秋寒,一降一红亦渐冬”。在这山林尽染,桂、菊芬芳交融的时节,吃一颗柿子吧,心口上就开了朵叫幸福的花,怀揣万事如意、喜事连连和心想事成的美好期待,迎接冬天的到来!

霜降进补 小镇飘香

■蔡天敏

在闽南一带,霜降这个节气的到来,是入冬进补的标志。传统的观念,就是在这入冬的门槛上,吃些补品是最有效的,比起其他时日来,对身体的助益更大,于是,就杀鸡宰鸭,用四物(当归、熟地黄、白芍、川芎)熬汤来烹任,准备以强健的身体来应对严冬的到来。

老家小镇的镇民们,比平日会欢快许多。街镇上多是木砖结构的瓦房,楼房以两层的居多,而家家户户,厨房全都安设在一楼,一间间房屋都是毗邻相连的。因此,霜降这天,各家各户最忙碌的地方就是厨房了。此时,凛冽的寒风阵阵吹来,有些家庭的煤球炉上,已经坐着瓷钵或者陶罐,慢慢炖着补冬的鸡鸭。那溢出的香气在街巷胡同里飘散,不由得让过路人翕动一下鼻翼,深深吸着这酽酽的香味儿。霜降进补,小镇也像打了鸡血一样,浑身充满着活力。

我家宰杀的是一只雄火鸡。对于这只雄火鸡,我有些不舍。它在我家也有些时日了,我从野外拾来菜叶和高粱穗给它吃。它爱啄食几下就昂起头咕噜噜地叫几声,脖子上一粒粒的肉珠子球在它叫唤时变红了,柔软的鼻子也一样。它很骄傲,爱在院子里张开翅膀打着旋转,还弹动着翅膀发出节律感很强的声音来……

小镇子在这天的烟火气比往日浓厚些,全镇的禽畜们全都竖起耳朵在谛听,连脚步都显得趑趄趑趑。霜降这天,我们这里的习俗是早餐午餐随便对付一下,晚上才隆重进补。我家晚上9点才进补,吃完就去睡觉,说是这样才会让身体完全吸收。那年月,备一份滋补品很不容易,母亲要把它效用发挥到极致。晚饭后,母亲叫我们兄弟几个,有露天电影看就去看看,或者去下象棋,或者到外面走走,反正不能早早去睡。

好事总成双,附近驻军往往会在霜降这天放映电影,地点就在离家不远的海仔埔,部队做队列训练的大操场。我们呼朋引伴,搬凳带椅地快乐前去,而母亲则在家里继续忙乎着干不完的活儿。等看完电影回来,北风正猛烈地吹着,从一些有线广播的喇叭里,传来《白毛女》中喜儿的唱词:“北风(那个)吹,雪花(那个)飘……”这些乐调,和日见寒冷的气节很是相应。我们兄弟俩跨进家门,母亲就唤我们到厨房,她从大吊篮里拿出几束面线,掺杂在煨着药汤的雄火鸡中,然后搅拌了几下,就一一捞出装在八角碗里。我们就在桌前呼呼地吃了起来。吃完后,母亲就赶我们去睡觉,还要掖紧被角。

我躺在被窝里,浑身的热气,被那只雄火鸡搅得四溢蒸腾。母亲希望我们快快长大,也许,那“唔唔睡,一瞌大一寸”的祈愿,不只是对婴儿说的罢。

霜降进补,小镇飘香。往昔的这个节气,令人难忘。

